

<<徐志摩诗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徐志摩诗选>>

13位ISBN编号：9787533919894

10位ISBN编号：7533919890

出版时间：2004-6

出版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徐志摩

页数：2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徐志摩诗选>>

内容概要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技能，更在于造就人，让学生“精神成人”。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外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无可估量的，一本书能够让一个人受益终身，甚至能激励一代人的成长。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的基本精神，是要培养新一代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

“新课标”将中小学生的阅读和鉴赏放到重要的位置，并明确规定了不同阶段的学生的阅读总量。依循“新课标”的精神和要求，2003年和2004年，我社分别推出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第一辑、第二辑，共计92种。受到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欢迎。

丛书出版以来，读者朋友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我们深表谢忱！为了更好地打造这个丛书品牌，我们多次邀请教育界、学术界、出版界的专家把脉会诊。在听取各界反馈意见后，我们根据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最新动态，对“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作了书目的整合和内容的补充修订。

新推出的这套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选目精当，强调人文精神。

我们在收录教育部“新课标”建议课外阅读的相关书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主流教材要求阅读的名篇佳作以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选本，从中总括出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精髓内涵的人文资源，让学生在审美欣赏中得到情操的陶冶、情感的升华。

二、版本精良，体现浙文社优势。

这套丛书荟萃了浙文社的“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中国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世纪文存”、“学者散文系列”等在出版界颇具影响力的丛书的精华，得到了国内一流的作家、翻译家、学者的悉心襄助，保证了图书的上乘品质。

三、增加导读和附录，加强实用功能。

为了便于学生阅读理解，更好地掌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文学特点，增强阅读与欣赏的自学能力，提高学习与测试的实用程度，我们在新版中增加了导读和附录的内容。导读部分主要涵盖了作家个人生平介绍、作品文本解读、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相关知识链接、文学常识背景、同类作品比较阅读、学业测试提示等相关内容。

总的来说，新版丛书扩大了读者的视野，增强了实用性，紧密了教与学的联系。同时，我们将继续秉承以低定价来减轻学生负担的宗旨，内容增加了，书价依然保持不变。

在创建学习型社会、提倡全民阅读的背景下。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希望能够让中小學生朋友喜欢。让我们携手进入阅读的精神家园，领略这片丰美而自由的天地！

浙江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诗选>>

作者简介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
1920年曾留学英国。
1923年加入新月社,成为新月社诗派的代表诗人。

<<徐志摩诗选>>

书籍目录

志摩的诗
雪花的快乐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落叶小唱
为谁
问谁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去吧
一星弱火
为要寻一个明星
不再是我的乖乖
多谢天！
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我有一个恋爱
无题
消息
夜半松风
月下雷峰影片
沪杭车中
难得
古怪的世界
天国的消息
乡村里的音籁
她是睡着了
五老峰
朝雾里的小草花
在那山道旁
石虎胡同七号
先生！
先生！

叫化活该
谁知道
残诗
盖上几张油纸
太平景象
卡尔佛里
一条金色的光痕
灰色的人生
破庙
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毒药
白旗
婴儿

<<徐志摩诗选>>

翡冷翠的一夜
给小曼的公开信（序）
翡冷翠的一夜
呻吟语
“我要你”
她怕他说出口
偶然
珊瑚
变与不变
丁当——清新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客中
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
半夜深巷琵琶
决断
最后的那一天
起造一座墙
望月
白须的海老儿
再休怪我的脸沉
天神似的英雄
再不见雷峰
大帅（战歌之一）
人变兽（战歌之二）
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
“这年头活着不易”
庐山石工歌
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
在哀克刹脱教堂前（Excter）
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
在火车中一次心软
图下的老江
新婚与旧鬼
两位太太
海韵
涡堤孩新婚歌
苏苏
又一次试验
运命的逻辑
新催妆曲
两地相思
“罪与罚”（一）
“罪与罚”（二）
猛虎集
《猛虎集》序文
献词

<<徐志摩诗选>>

我等候你
春的投生
拜献
渺小
阔的海
泰山
猛虎
“他眼里有你”
在不知名的道旁（印度）
车上
车眺
再别康桥
干着急
俘虏颂
秋虫
西窗
怨得
深夜
季候
杜鹃
黄鹂
秋月
山中
两个月亮
给——
一块晦色的路碑
歌
谏词
枉然
生活
残春
残破
活该
卑微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哈代
哈代八十六岁生日自述
对月
一个星期
死尸
云游
《云游》序
云游
火车擒住轨
你去
在病中
雁儿们

<<徐志摩诗选>>

鲤跳
别拧我，疼
领罪
难忘
一九三 年春
爱的灵感
罗米欧与朱丽叶
奥文满垒狄斯的诗
《徐志摩诗选》导读

<<徐志摩诗选>>

章节摘录

猛虎集《猛虎集》序文徐志摩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

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谦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

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

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

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

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

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得不由得伤心。

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

能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

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

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

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份。

）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一撇的。

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Whistler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

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

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得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

天呀！

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

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

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

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

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

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

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的。

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三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

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帮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

我常常疑心这争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块腊的一身美是，向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

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

<<徐志摩诗选>>

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难道这就能算是诗吗？”

”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

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

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

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

我在短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

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拦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

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

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

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

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

”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样愣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

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

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和玮德两个年青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的诗心。

第二次又印《诗刊》，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竟可以消沉到几于完全没有。

今年在六个月内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

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

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

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和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人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一方面虽则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些“破破烂烂”的，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

我这次印行这第三集诗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

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

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韵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

<<徐志摩诗选>>

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

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口区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献词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在天的哪方或地的哪角，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在过路时沾染了他的空灵，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猛虎集》序文徐志摩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

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谦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

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

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

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

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

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得不由得伤心。

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

能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

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

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

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份。

）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一撇的。

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Whistler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

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

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得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

天呀！

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

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

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

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

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

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

。

<<徐志摩诗选>>

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的。

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三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

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帮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

我常常疑心这争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块腊的一身美是，向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

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

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难道这就能算是诗吗？

”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

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

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

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问散作缤纷的花雨。

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

我在短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

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拦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

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

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

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

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

”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样愣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

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

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和玮德两个年青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的诗心。

第二次又印《诗刊》，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竟可以消沉到几乎完全没有。

今年在六个月内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

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

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

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和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人怀疑的颓废，那在帷

<<徐志摩诗选>>

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一方面虽则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些“破破烂烂”的，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

我这次印行这第三集诗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

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

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

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口区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一片。

献词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在天的哪方或地的哪角，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在过路时沾染了他的空灵，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我等候你我等候你。

我望着户外的昏黄如同望着将来，我的心震盲了我的听。

你怎还不来？

希望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花。

<<徐志摩诗选>>

编辑推荐

《徐志摩诗选(导读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徐志摩诗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